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

第一回 李俠士豪情贈騎 唐明皇御幸春遊

詞曰：華堂春色濃於酒，花插盈頭杯在手。百年三萬六千場，人世難逢開口笑。青天高明閒搔首，眼底英雄誰更有？試歌垂柳覓章台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

右調《玉樓春》

李王孫仙游濁世，許中丞義合良緣。

柳夫人章台名擅，韓君平禁苑詩傳。

話說唐朝天寶年間，有一才子，姓韓名翊字君平，本貫鄧州南陽人氏。生得顏如宋玉，貌似潘安，儒雅風流，性情灑落，胸藏五車之書，口擅八叉之技。學壓班馬，才衝鬥牛。但家室蕭條，尚未婚配。只為應試禮部，因而流寓京師。囊囊已空，衣食莫給。幸遇長安城中一個李王孫，散財結客，置驛邀賓。猶如孟嘗君，不亞孔北海。與韓生萍水相逢，卻相交甚契。但他的真名真姓，總不肯道出，一概稱為李王孫。大約是有托而逃的光景，韓生亦不能深究，惟有朝朝把臂，日日談心，總不厭倦。一日，當二月中旬，春和景麗，殘梅灑雪，細柳餐風，意欲約李王孫攜他家樂，郊外一遊。恰好李生來訪，讓至齋中，分賓主坐定。韓生道：「小弟蒙兄矜愛，諸般周濟，高厚之德，何以報之。」李生道：「我們義氣相投，斯文契合，另是一種神交，豈同那世上一等慳酸的，惟知錦上添花，誰肯雪裡送炭。以後這些感激套話，韓兄再不要提起，才是吾輩相處哩。此時花朝在邇，風景漸和，欲到春郊閒遊，一開吟興如何？」韓生道：「正有此心，至期敬當如約。」李生道：「韓兄，你抱此才學，不久待詔金門。但這時節，內廷專寵，邊將擅兵，眼見天下多事了。你既學成文武器，自當賣與帝王家。但不知遇主何年，不勝翹望。」正說話間，忽見小伺牽一駿馬，向李生道：「郎君馬在此了。」李生道：「韓兄，小生不惜千金，買得此馬，你試一賞鑒。」韓生道：「果然好馬。你看他竹批雙耳，鏡夾方瞳，我再贊他一詩何如？」李生道：「願聞。」韓生隨口題道：

駕鸞赭白齒新齊，晚日花中散碧蹄。

玉勒乍回初噴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

李生誇道：「真乃佳作，如愛此馬即當進上。」韓生道：「既欲共之，只得留下。多謝了。」李生道：「蒼頭，把這馬送到韓相公廄中去。」蒼頭應聲去了。韓生道：「李兄，我們到門前閒玩一回何如？」李生道：「使得。」二人剛出門來，只見一伙人，攜著笙管笛簫，急忙而過。韓、李二生問道：「你們那裡去的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是御前供奉人，皇帝爺與貴妃娘娘，要往樂遊園賞春，如今去教坊司點名哩。」二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隨後又一班人，慌慌張張，各執樂器而走。二人又問道：「你們往何處去的？」樂人道：「我們是楊相國家樂人，相國爺與諸姨們，要游秦川，如今去府中點名哩。」二生道：「卻又如此。」李生向韓生道：「往年天子行幸，賜長安士民，大酺三日。我們雖不得侍駕，也去遊玩一番。今日暫別，至期同行。請了。」正是：

蓬萊閣下是天家，上路新回白鼻馬。

急管畫催平樂酒，春衣夜宿杜陵花。

且說內使高力士，現授右監門衛將軍之職，殿頭供奉班首，傳宣是明皇最寵信的內使。到了花朝，早來伺候。說：「今日聖上同貴妃娘娘行幸曲江，聞得國舅和那虢國夫人們，也去遊賞。或者中道相逢，又不知幾多恩澤哩。」道言未了，只見有兩個宮娥笑嘻嘻走將來。卻是怎的？不免前去問他：「宮娥，御駕今日遊春，此時貴妃娘娘，像是未動身。你道聖上如何卻這般寵他？」宮娥道：「高公公怪他不得，去年重陽，我隨去繡嶺宮登高，娘娘醉了，我也就戴在他頭上哩。」高力士道：「調謊，娘娘若醉了，不知多少人扶著，怎麼戴在你頭上？」老宮娥道：「聽他扯淡，他折得一枝醉楊妃菊花，戴在頭上，說是娘娘一般。」高力士道：「這算不得。」小宮娥道：「我前幾日，春色困人，略與娘娘睡一睡，委的是好。」高力士道：「一發胡柴，娘娘如何與你睡？」老宮娥道：「他賴風月，前日在書幾上，偷得本郭舍人《壺譜》投了個『楊妃春睡』，就說與娘娘一睡。」高力士道：「如何算得呀。」

隱隱聞得腳聲。「想是聖駕來了，我在此伺候，你們且速避去。」宮娥道：「使得。」只見聖上與貴妃同至。明皇向貴妃道：「朕與卿遇此月夕花晨，正好天行雲從。」貴妃道：「臣妾願同觀瞻。」高力士跪倒說：「百花院彩得千葉緋桃進獻。」明皇道：「妃子，此花既可銷恨，又足助嬌，朕與你戴上何如？」隨將花戴於鬢邊，說：「果然鮮花，更添秀色。高力士稟道：「奴婢奏上，早已傳旨，鑾駕司列仗，光祿司排筵，金吾衛清道，宜春苑演樂，俱各齊備。」明皇道：「啟駕前行。」只聽那外廂，群呼萬歲，聲到龍耳。吩咐道：「金吾官，不得驚動都人，由他瞻仰。」眾應道：「領旨。」又諭高力士道：「傳旨到曲江南苑去。」高力士道：「領旨。」只見鑾駕鳳輦，一擁而去。

且說國舅與虢、秦二夫人，一簇男女，往秦川進發。一路上說笑歡騰，香氣盈陌，錦繡迷目。只顧遊玩，盡有落翠遺鈿的，也有失帕拋巾的。惹得那觀人誇他富貴，羨他豪盛，聲滿花塵。忽聽楊國忠吩咐道：「家奴們，你們五家，每家一隊，不可混雜。」眾人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又向前一望問道：「那一片綠的，是何處？」眾役道：「是秦川。」吩咐道：「催往前去。」眾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這且不表。

卻說聖駕正行，聞得一聲喧嘩，問道：「是何處喧嘩？」高力士奏道：「是楊丞相、大姨八妹們遊春到此，朝謁聖駕。」明皇道：「傳他進見。」那楊國忠得旨，近前跪倒：「臣楊國忠見駕。」二位夫人跪下說：「臣妾魏國、秦國見駕。」明皇道：「卿等平身，今日之游，樂乎？」三人齊答道：「陛下恩波，俯及臣等，樂事仰同。」明皇道：「今春乍雨乍晴，不寒不暖，真好天氣。」兩位夫人道：「陛下元德格天，聖母徽儀應地，自當兩師效駕，風後掃塵。」明皇道：「可命梨園子弟，與謝阿蠻、王大娘輩，各隨本技，一路承應前去。」高力士將旨傳出，只聽嘩嘩琵琶聲、支支笛兒、骨擊擊羯鼓、悠揚揚玉簫，一派笙管齊鳴，許多箏琴並奏，忙殺了梨園子弟，累壞了歌舞嬌娘，烘動了一街兩巷，共去觀瞻。慌張了老叟幼童，齊來窺探。果是繁華，真個熱鬧。高力士方也奏道：「日御暫停，夜筵已啟，請聖駕回宮。」楊國忠和虢、秦二夫人說：「臣等趨送。」明皇道：「不消了。」只見聖駕一擁回去。楊丞相等亦催趕回府去了。這正是：

古來徒羨橫汾賞，今日宸游聖藻雄。